

墨子是滕州人吗？

——张知寒的“考证”花絮

鲁一鸣

“墨子是山东滕州人说”的始作俑者——张知寒，是山东省滕州龙阳乡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回家，利用自学的一点医学常识，给人看起病来，后到一所工厂当临时厂医。1979年平反，回山东大学教学。治学作风与其为人一样，大吹大唬，信口开河，不愧是个江湖郎中。

九十年代初，滕州发动各地的同乡联谊会为家乡作贡献，掀起“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热潮。他深感自己无经济实力和经济关系，只好利用自己的历史专长为家乡作贡献。先是向家乡人宣扬：“我查遍了县志，发现滕州历史上没名人。你看，人家曹县有个曾子，曲阜有个孔子，邹县有个孟子，我们滕州难道就不能出个什么子吗？”接着，他利用当地干部的急功近利和好大喜功心理，开始了为千百年来四处游荡、无家可归的墨子，在滕州“安家落户”的活动……

一、“就教他在这里吧！”

1993年，滕州政协文史委员会的负责同志陪同张知寒去木石镇考察，他们来到一个叫化石沟的村东边。此处有一座破庙，两口井，还有一个破旧的石饮马槽。这些东西都是明清时的遗物。不料，张知寒先生走到饮马槽边看了几眼，灵机一动，边用手杖捅石槽，边煞有介事的说：“说不定这些是墨子的遗物……唔，就教他（墨子）在这里吧！”

陪同他考察的负责同志暗暗为之咋舌：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

二、“历史上好多事都是弄假成真！”

张先生之所以最初把墨子安在木石的化石沟，是因为明代万历十三年《滕县志》有一条记载：城东南（木石镇）有狐台山，又有目台亭。这是他的“墨子滕州说”唯一的一条证据。张知寒认为“目台”就是“目夷”，其台是为纪念目夷君而建，说明木石一带就是目夷君的故乡。故而演绎出一个三段论——

大前提：目夷君的故乡是滕州木石（张知寒说当时属小邾国）。

小前提：墨子是目夷君的后裔。

结论：所以墨子的故乡是滕州木石（小邾国）。

其实，在这里“纪念”他，不一定能证明“这里”就是他的故乡，而且在山东有“目夷”字眼的不止一处。例如，距滕州 500 里之外沂水县，其县志记载：城南四十里处有目夷台。显然，张知寒的大前提实为武断。

而更离谱的是小前提。在滕州举行首届国际墨子研讨会时，在张知寒教授的下榻处，家乡的几个朋友就不无讥讽的问他：“知寒，你说墨子是目夷的后裔，有证据吗？”

张知寒：“没有，是推测。”

朋友：“目夷君的墓不是在微山岛吗？（注：微山岛属于距滕州百里的微山县）扒开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

张知寒急忙摆摆手：“不能扒，一扒就露馅喽——历史上好多事都是弄假成真！我怀疑曲阜的少昊陵也是假的。”

三、“噢，那另作别论……”

张知寒教授说，墨姓在滕州失传了。

有一次，一位同志在木石的墨子生平事迹展览院内告诉他：“张老师，我发现滕州还有墨姓。”

张知寒听后大为惊喜。“好！……人在那里？”

那位同志说：“县志上记的，在城西南四十里处，有个墨丞相墓——”

张知寒如获救命稻草，急忙接过“好，这可是个新证据！”

不料那位同志抖出真相：“可惜，人家不是滕州人。是青州人——金人南侵时，他的家人带着他的遗骨难逃，路过滕州，把遗骨埋在这里了。”

张知寒大为失望：“噢……，那另作别论……”

用地名牵强附会是张知寒为墨子安家滕州的“专长”。尤其他把周围的山川村镇都与“目夷”挂钩，例如，南台、北台改称南夷、北夷，化石沟说是目夷沟，沂河改叫目夷河……（其实即使这地方就是“目夷”，也不一定与墨子有关系）。

有一次，有人问：“张老师，你说咱这条小沂河叫目夷河，那距咱这里三、四百里的临沂地区的大沂河叫什么河？”张知寒还是那句话：“噢，那另作别论……”

有什么“别论”！其实，山东省属于古代的东夷地区，据考证，沂蒙山区就是夷人的发源区，所以带“目”“牟”的地名很多，据说，连胶东半岛的牟平也属此类。如此看来，目夷也不能仅局限在滕州木

石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了。

四、“越具体人家越钻空子”

张知寒也是要把“滕州说”“弄假成真”，时刻有“做贼心虚”之感，但当地的“御用文人”或想借机立功的人，并不完全理解张知寒的苦心，往往超越他的雷池，这使张知寒十分焦急。

例如，在木石布置墨子生平事迹展览馆期间，滕州报社一位负责人送来一幅照片，说是“墨子故居遗址”。布展的一位同志接过照片一看，照的原来位于木石北不远处一个叫化石沟的村东的明末清初的一座破庙，来说宣传部让用上。布展的同志只好苦笑着把照片贴到了展板上，如此明显的弄虚作假非闹出笑话不可！……

展览馆办好了，第二天，布展的同志突接到张知寒从展览馆打来的电话。原来张知寒，还有市里有关领导来验收展览。张知寒果然激动的让把“故居遗址”的照片换下来，说：“上次人家就提出质疑，越具体人家越钻空子。”接着又指着由“墨子研究中心”的李广星确定的画着一座坟墓和“埋在化石沟的苍松翠柏间”文字说明嘟囔道：“这些都不行。我多次对他们讲，越具体人家越钻空子！”

五、“我不让他们这样写……”

张知寒的“墨子滕州说”一出，当地迎合者与投机者闻风而动。最先行动者是木石镇的一个副镇长，他自撰碑文，在张知寒所点过的化石沟造起了墨子像。同时，把木石一带的山、水、地名等都与墨子挂起勾，编造了一本小册子《墨子的传说》。对此几位在木石工作的老同志笑道：“王副镇长才来多少天，怎么墨子的传说光往他耳朵里

传，不往咱耳朵里传？”问当地群众有无此说，老百姓说，“俺也没听说过，都是王镇长让俺这样说的。”但他编的太离谱了，违背最起码的历史常识。诸如让墨子与他不同时代的范蠡相见，当时没有骑马的却让“墨子勒马落凤山前”……

更为可笑的是由某某与某某编的地方戏《墨子》，为了证明墨子、鲁班是滕州人，干脆把墨子写成滕国人，居然让墨子与他相距几百年的滕文公的女儿恋爱，（张知寒主张墨子远在滕国之前的小邾国人）让两千年前的人吃起滕州人现在吃的煎饼……

张知寒感到这样写让人有空子可钻，十分恼火：“我不让他们这样写，他们真是……唉！我真让他们‘逼上梁山’了！”

自相矛盾的是，张知寒尽管不喜欢当地迎合者投机者的写法，但在考证时，却又引用他们的杜撰与编造。而作者呢，却因造假有功，前者提升进城为博物馆长，后者过去开除公职，因为写戏有功又重新安排在编工作，而且定为国家二级编剧。

六、“我也是被逼上梁山啊！”

张知寒对自己的“墨子滕州说”曾感叹为“逼上梁山”。这是 he 无意中说了句真话。

其实，十几年前张知寒在《滕州文史资料》发表的第一篇演讲标题是《墨子为滕州人一说》。也许是出于试探吧，这“一说”，至少还表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谨慎与科学精神。谁料，“一说”一出，当地政府与并不谙历史而又渴望家乡有个名人的芸芸众生，特别是想借此有所求的半拉子文人，群情振奋……于是，撰传说、变戏剧、发文章、

搞访谈、求题词、立塑像、建组织、开大会、上电视、邀国外、游国内、请名人、拜权威……拉亲排异，上下作弊，不惜倾全市之财，挟百万人之心，把本来是一般学术活动，搞成一场场的政治运动。张知寒既为之震惊，又感到受宠若惊。正如他老伴所言：“你看，人家都能为家乡做实事，你张老师一句话就害得家乡花这么多钱。”（仅首届国际研讨会就花掉300多万元）张知寒呢，一不做二不休，有最初的还有点犹豫的“一说”，只好越“说”越“多”，越“说”越死，咬定墨子就是滕州人了。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也是被逼上梁山啊！”这也是他为什么会绽放出上述啼笑皆非的“花絮”的真正原因。

政治腐败导致学术腐败，学术腐败则会以假乱真，直至弄假成真。难道历史就是一块任人捏把的泥团？滕州人现在把这块泥团越捏越大，越捏越奇……十年前，张知寒也明白的表态过“应是泗水人”的鲁班，今天也被拉到了滕州。可惜，已经作古的张知寒在地下已经听不到看不到了……

不过，笔者要告诉张知寒的是，从你“一说”，到现在，你的迎合者依然没“说”出什么可靠证据。近年来出土，反而证明小邾国中心并不在滕州，而是在枣庄山亭区，即使墨子真为张知寒所鼓吹的是小邾人，也不一定是滕州人了。可悲的是，你和滕州人与之来往密切的任继愈馆长，不仅认可鲁班也是滕州人，而且竟然口出谎言：“最近的出土也说明墨子是滕州人……”难道高坐北京的任老先生也是“逼上梁山”欤？